

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再募者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

此據北盟會編

遼主以遼東人讐視女真急於報怨故以怨軍名之亦稱漢軍蓋遼制以契丹奚渤海女真漢人為軍而各有部伍不相雜亂漢人之軍稱為漢軍訖於金元皆有是制俟後詳之怨軍後與金人戰於蒺藜山大敗

遼史天祚紀天慶七年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戰於蒺藜山敗績

金史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甲子幹魯古等敗耶律控里

御

兵於蒺藜山

契丹國志天慶七年十一月到衛山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

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

按國志所紀年月多與遼史參差

是役之蒺藜山既在徽州之東則遼徽州應在今北鎮義縣之北柳條邊外屬燕

河境山雖在其東方，亦不能越遼水西岸。近年在海龍柳河二縣交界，發見一摩崖石刻，似與此戰有關。

女真摩崖石刻

本拓金太祖大破遼軍於節山，息馬立石，為金中葉所立。

蒺藜之音近於節，節山疑即蒺藜山之異譯。惟石刻所在，遠在遼河之東，且近於輝發江，與之所記不相應，姑存此說，以備續考。

其後怨軍改稱常勝軍，為郭藥師所統，居於燕京，曾一度歸宋，後又降金，而怨軍之名，亦隨以消滅矣。

當金軍西進，攻下遼上京、中京、西京、燕京之項，其所擄獲之人民，嘗盡數東遷，謂之實內地。此蓋實行其移民政策也。所謂內地者，指其初興之上京會寧府而言。時又謂之嶺東，蓋指近於上京之青嶺，亦即時於今吉林中部之張廣才嶺，一稱嵩嶺者，即金史世紀所謂昭祖耀武之地也。

金史食貨志：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

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

輝發河

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

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帝昂與李董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

嶺東……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

又張覺傳作覺一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

順景綸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

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

移民實邊為金人經畧東北政策之一，然此種政策非始自金人，遼初亦曾行之。

遼史地理志遼京臨潢府長泰縣，本渤海長平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遷

其民於京西北，定霸縣，本扶餘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餘，盡遷其民於京西。

保和縣，本渤海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宣化縣

本遼東此二字應作遼東神化縣民，太祖破鴨綠府，盡徙其民，居京之南此外太祖懷慶鏡降聖五州

之民亦自

遼太祖之征渤海，每下一城，即盡徙其民，以實其上京臨潢府之地，是為自東而

西，金人師遼徙民之遺策，又為自西而東，正與相反，然固前後互相映照者也。

二 研究室叢書

茲就遼史地理志所載上東中三京諸府州之戶數與同書兵衛志所載三京諸州之丁數製一簡表以見遼代東北一隅戶丁之約數雖所闕尚多亦可畧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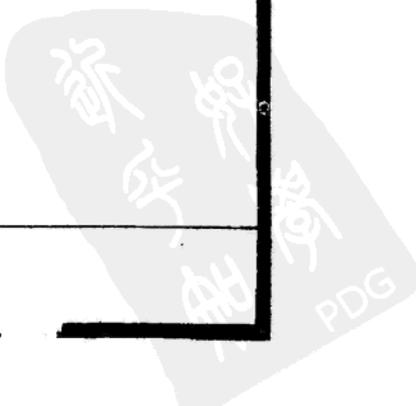
斑

遼代上京東京中京三道戶丁數目表

道		府州		縣		戶數		丁數		備考	
上京道		臨潢府									
						三萬六千五百	十六萬二千二百				
				臨潢		三千五百	七千				
				長泰		四千	八千				
				定霸		三千	六千				
				保和		四千	六千				
				路縣		三千	六千				
				易俗		三千	一千五百				
				遷遼		一千	一千五百				
				宣化		四千	四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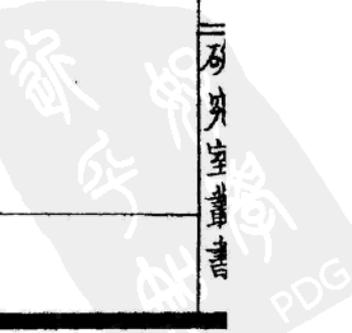
此欄所列丁數為上京道總數戶數為臨潢府總數

龍化州	儀坤州		永州	烏州	長春州	泰州	慶州		懷州	祖州
龍化	廣義	慈仁	義豐	長寧	愛民	興國	玄德 <small>(玄德)</small>	顯理	扶餘	長霸
一千	二千五百	四百	一千五百	四千五百	一千	七百	六千	一千	一千五百	二千
二千	五千	八百	三千	九千	二千	四千	一萬二千	二千	三千	四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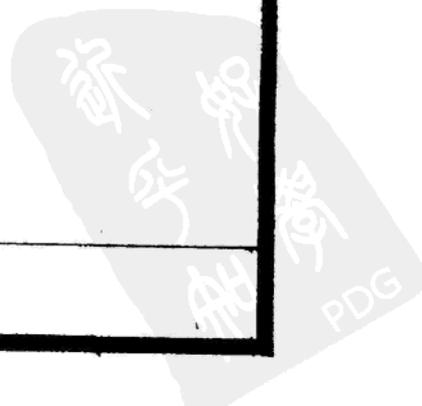


遂州	鳳州	橫州	福州	原州	壕州	滑州	懿州	成州	徽州			鏡州	降聖州
										安民	臨河	長樂	永安
五百	四千	二百	三百	五百	六千	一千	四千	四千	一萬	一千	一千	一千	八百
一千	一千	四百	五百	一千	一萬二千	二千	八千	八千	二萬	二千	二千	八千	一千五百
										以下謂之頭下州			

三列外室書



										東京道							
關州	遼陽府							寧州	豫州	松山州	閩州	順州	豐州				
關遠	興遠	紫蒙	折木	鶴野	仙鄉	遼陽											
一千	一千	一千	一千	一千二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四萬六百四	三百	五百	五百	一千	一千	五百				
二千	二千	二千	二千	二千四百	三千	三千	翼五百	六百	一千	一千	二千	二千	一千				
							此欄為東京一道戶丁之總數										



鹽州	穆州	賀州	定州	保州	辰州	廬州	鐵州	興州	湯州	崇州	海州	耀州	嬭州
	會農		定東	來遠	建安	熊岳	湯池			崇信	臨澳	巖淵	
		三百	八百	一千	二千	三百	一千	二百	五百	五百	一千五百	七百	五百
五百	五百	五百	一千六百	二千	四千	五百	二千	三千	七百	一千	三千	一千二百	七百

按定保二州在今朝鮮境內

一研 史室 叢書

中京道	高州	慕州	正州	豐州	桓州	涿州
	三韓		東郡			弘開神鄉
	五千	二百	五百	三百	七百	二千
	一萬	三百	七百	五百	一千	四千
<p>東京道尚有多州戶丁俱無考 中京道其餘諸州之戶丁俱無考</p>						

右表所列，除臨潢遼陽二府下所列戶丁之總數，以與府屬各縣重複未之計入外，總計戶數七萬零九百丁，數二十二萬一千三百，如除去二府所屬各縣戶丁，而易以二府之總戶丁，則其總計之數亦屬相差不遠。

再以金史地理志上京咸平東京北京四路諸府戶所載戶數，別製一表，以與遼代戶數相較，以見其消長。

金代上京咸平東京北京四路戶數表

路	府州	戶	數	備	考
上京路	會寧府	三萬一千二百七十		諸州戶數無考者從畧下同	

			咸平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肇州	隆州	信州	咸平府	韓州	遼陽府	澄州	瀋州	貴德州	蓋州	復州	大定府	利州	義州
五千三百七十五	一萬一百八十	七千三百五十九	五萬六千四百四	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	四萬六千四百	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	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	二萬八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	一萬三千九百五十	六萬四千四十七	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	三萬二百三十三

取兩表相較金代戶數實增於遼代之二倍則其移來人民之多可以窺見矣此
 為金人經畧東北重要政策之一故不憚煩瑣而述之

此節畧采東北史綱第二編稿本

國立東北大學

總	戶	數	六十八萬零六百五十三
錦州	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		
瑞州	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		
廣寧府	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		
懿州	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		
興中府	四萬九百二十七		
建州	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		
全州	九千三百一十九		
臨潢府	六萬七千九百七		
慶州	二千七百		
興州	一萬五千九百七十		
秦州	三千五百		

宋初嘗與女真越海相通至仁宗以後以與契丹修好不便因女真之故啟其疑而往來遂絕至宋徽宗政和七年神天輔遼東之地為女真所據蘇復二州之民有泛海至登州避亂者中有漢人高藥師等頗知敵情述及女真與遼軍爭戰之事登州守臣以聞於朝先是政和五年有燕人馬植歸宋又易名李良嗣後賜姓趙自稱遼國光祿卿陳滅遼之謀遂啟徽宗之侈心而蔡京童貫之徒贊之至是遂遣馬政良嗣等先後渡海通於女真與議夾攻遼人之策表面則以買馬為名而宋室之禍亦自此起以此事屬於宋遼金專史之範圍故本編畧而不載

尚有二事宜為附述一為金之國號一為金世宗之復起於東北

金太祖阿骨打為世祖劾里鉢之第二子康宗為雅束之弟初名阿骨打即位後更名旻姓完顏氏或云以王為姓

金史國語解姓氏完顏漢姓曰王

松漠記聞完顏猶漢言王也北盟會編畧同

契丹國志十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

以王為姓以旻為名金史見大

悉謂完顏氏之稱王氏，不過為漢姓之譬況。松漢記聞所說最為得實。國語解所釋亦近理。蓋金室未嘗以王為姓也。契丹大金二志之紀載，為出宋人之傳聞，而更加緣飾，則以為姓王矣。

至其以金為國號之釋義有三。

金史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

改元收國。此出金太祖實錄北
盟會編卷十八引之

此取五金中之金為國號，其釋義一。

北盟會編三國號大金。原注：以本土名阿祿阻為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蘆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出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為內地。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木許

阿祿阻，即為按出虎之異譯，其義為金，而按出虎水之義，即為金水，則金之國號為取義於金水，其釋義二。

高麗史叶睿宗十年正月，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畏國，號金。或曰：昔我平州僧人，姓金，後遁入女真，居阿之古，即鞞鞞虎村，是為金之先。或曰：平州僧金幸之子克守，初入女真，阿之古村，娶女真女，生子曰古乙太師。古乙生活羅太師，活羅即蘇祖為古乙松漢紀開得為朝來胡來活羅皆不合活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最雄傑，得衆心，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為雅束嗣位，為雅束卒，弟阿骨打立。

據此則金之國號似又出於其始祖之本姓，其釋義三

或謂蒙古二字之義為銀，正與遼為質鐵之義相配，則第一釋義正為有徵，然遼為質鐵之義，旁無可徵，而蒙古二字，恐亦非取義於銀，不過聲音之近似，取以譬況，竊所未信。金之始祖出於新羅或高麗，已為信史，金為新羅之貴姓，則其始祖姓金亦屬近理，惟既為高麗國人之傳說，不見中史紀載，則第三釋義亦未敢遽取為證。惟北盟會編及金史地理志之所釋，最為近理，蓋遼以遼水名國，為極確之釋義，而金以按出虎水名國，自屬同出一例，雖滿洲源流考不認按出虎有金之譯義，然因其水產金，而稱金源，即與金水同義，是則金之國號取義於按出虎

水而又以五金中之金為義者也。

金自太祖破遼兵，稱帝號，歷太宗、熙宗、凡三世，皆都上京會寧府，及海陵王亮貞

元元年，西元一五三年遷都燕京，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於是金人對其發祥故地，

遂不甚重視，及其後海陵失道南伐，金世宗烏祿於太定元年，西元一五一年即位於

東京遼陽府，是為東北一隅之再興。

金史世宗紀，世宗諱雍，本名烏祿，太祖孫睿宗韃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

……貞元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海陵南伐，天下騷然，……九月，東京

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存福伺起居，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

數十，存福宣言，留守何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存福家人以其謀來告，……

……上知之，心常隱憂，……及聞存福圖已事，且有迹，李石勸上早圖之，於是

以議備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存福屢召始來於座上，執之，十月，丙午，官屬諸

軍勸進，於是親告於太祖廟，遷御宣政殿，即皇帝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海陵

罪惡數十事，……十一月，己丑，如中都，乙未，完顏元宜等弒海陵於揚州，

世宗久任東京留守，而其母又為遼陽人，故其與於遼陽淵源頗深。

金史貞懿皇后傳，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為尼院居之。

東京大清安禪寺，英公禪師塔銘，遼陽貞懿太后以內府金錢三十餘萬，即東都建清安寺，以祈冥福……始清安寺以太后所建，有資鉅百萬，凡市易者十數，金帛山積。

清安寺之建，當在世宗為東京留守之日，及即位後，又在東京建塔，以紀念其母。金史貞懿皇后傳，大定二年……初，后有建浮圖於遼陽，是為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於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禪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尚書王兢為塔銘，以叙其意。

按今遼陽城西北里許，有八合大塔，高二十餘丈，凡十三級，以其型式考之，知其必建於遼金二代，而清安寺碑，即於民國十年之頃，發見於城西北角，以是知清

安垂慶二寺，必去塔甚近，貞懿未死，已自建塔，以為葬地。世宗即位，復為增大之，以紀念其母。吾固不敢斷然謂是塔即為貞懿埋骨之處，然於未發見他項反證之前，姑為此假定，亦當為事理之所許矣。金史謂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自當為女真之舊俗。三國魏志夫餘傳謂其俗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則女真之俗亦與夫餘相近。北盟會編卷三亦謂女真之俗兄死則妻其嫂，正可與金史互證。世俗流傳，清初某太后下嫁之事，雖經近人孟森考證謂無實據，然就女真故俗言之，亦不足怪之事也。貞懿出於士族，濡習於禮教，不以女真故俗為然，故寧為尼，以全其節。世宗尊崇其母，無所不至，有以也哉。

世宗即位之後，既復上京之號，又巡幸其地，兢兢以保存故俗為事。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二十四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